老爸的孤独

□ 吕卫德

我早已没有妈妈了，老爸年近八旬。我们常年在外打拼，老爸经常是独自一人在家。他经常默默地站在窗前凝视着远方，好像是在寻找逝去的年华和往事。

老爸的同学和亲友多，为他介绍对象的人也不在少数，但他总是怕后妈对我们不好，每次都婉拒了。孤独的岁月消磨得他50岁不到就头发花白了。眼看着“霜雪”一年比一年多地盖满了他的头，慈祥的脸上布满了刀刻一样的皱纹和老年斑。看着渐渐老去的他，我心里一阵阵酸楚，默念着：老爸，您可要健康长寿啊！ 您在，家就在；您说一句话，我们三冬暖。

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都特别节俭。老爸从企业退休，虽然退休金不高，管他自己的生活也够了，然而却出奇地节俭。也许孤独又加重了他的节俭，饮食起居只图省事，加上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多，没有人督促他更新消费观念，少爱惜钱，多爱惜身体。他打米的时候，撒了几粒在地上，也要一粒粒拾起来，洗一洗照样煮饭。一根牙签用过了，他洗一洗，第二天早晨热馒头的时候，放在馒头碗里蒸一蒸照样再用。只要没弄掉，一根牙签他可以用很多天。我说牙签不能重复用，对身体不好。他却振振有词地说，有什么不好？我蒸过了，消过毒了，再说我们要环保，要低碳生活。我们拿他毫无办法。我多次跟他说过光有座机不行，还要给他买部手机，一方面可以随时找到他，另一方面让他在外面散步的时候，可以跟亲友聊一聊。可是他说什么都不肯要，说太浪费了，老人不上班，手机用不上。有一次，我给他打了好几遍电话，一直没人接，我心里慌了，怕他出事。我曾经嘱托社区居委会，我长期在外，请他们多关照我爸爸。于是我打电话到居委会，回答是他们也有好几天没有看到吕老了，不知道最近的情况。一个7000多户的大社区，要随时掌握每家每户的情况的确不可能。这下我彻底慌了。那时我在深圳打工，日夜兼程驱车1000多公里赶回来，第二天凌晨三点才到家，看到为我开门的老爸好端端的，我抱着他哭了，埋怨他昨天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急死我了！他却平静地说，昨天到市图书馆去了。这次说啥也不行，我没等他同意，先斩后奏买了一部手机放到他手里。我体会到，给老人买东西就得先斩后奏。老人不愿给后辈添麻烦，需要什么从来不肯对我们说，他自己又过于节俭，只有我们细心观察，主动为老人着想才行。我先后给他买过四部手机，前两部都是老年机，第三部是智能手机，性能很好，就是上不了网。在生活上我随时给他补充天然营养品。

2018年12月22日，是老爸进入暮年后最悲痛的日子。那天早晨6时零6分，年过八旬的三伯父在老家马路上遇车祸辞世了。老爸兄弟都是在苦海里泡大的人，情深似海，噩耗就像晴天霹雳，打得他终日老泪纵横，长吁短叹。三伯父在时，两人来来往往，还经常通电话，三伯父走了，老爸更加孤独了。为了排解他的孤独，我给他买了第四部手机，是一部华为智能手机，同时安装了宽带。经过我的指点，他很快就能上网玩微信了。看着他玩微信时的笑容，我心里宽慰多了。人老了，喜欢年轻后辈陪着他一起闲聊，他对社会上的新鲜事很感兴趣，总要我们讲给他听。我知道老爸也害怕孤独，即使远在千里之外的时候，我每年也要回家四五次。每次到家后的第一件事是了解他的身体情况，稍有哪方面不适，就立即送他上医院，全程陪同他检查或诊疗。老爸最快乐的时候，是我在家陪他的几天。但当我离开的时候，他变得沉默了，站在马路边一直等到我的车隐没在车流中看不见了才回家。这是邻居事后告诉我的，其实别人不告诉我，我也能想象到。我每隔两三天就给他挂一次电话，听到他在电话里说话的声音，我心里才踏实。

长期以来，老爸每天除了调理自己的日常生活之外，就是读书看报、写诗作赋，孤独使他与文字做伴。他是社区图书阅览室里的常客，每天都要看报纸。他的书柜里、案头上堆满了各种书籍，还经常到市图书馆看书看报。除了读书看报，就是写诗作赋。他把自己几十年来的人生感悟、生活轨迹都写在充满正能量的诗词文章里，有时也和朋友和诗唱酬。我尽可能为他提供学习和写作条件，满足他的精神需求。他用的纸笔、信封、记录本、保存资料用的文件夹、文件袋都是我为他提供的，并随时补充。别看这些小东西不值钱，对他却很有用。例如记录本，他自己不会买，记点资料总是用零星纸片，容易散失，用起来也不方便，有了记录本就方便多了。社区组织的各项活动，如党组织学习会、退役军人座谈会、居民代表座谈会等，他都积极参加，带着他的记录本，把平时积累的时事政策和党中央的精神，在会上讲给大家听，很受欢迎。这时候的老爸，可谓“老当益壮，宁知白首之心？”

老爸写作都是用纸笔，写好以后再在电脑上打出来。但他不会打字，家里也没有电脑，都是请别人打。虽然觉得不方便，但还是舍不得买电脑。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，就给他买了一部电脑、一张电脑桌、一把椅子，这些自然也是先斩后奏的。又教他使用方法，他渐渐地可以上网查资料了。我又给他弄了一张“五笔字型键盘字根总图”，让他学习打字。我想让他多用脑，对他的健康有益无害。他也真是努力，边背边练，用顽强地毅力，差不多花了一年的时间，终于学会了打字。现在他用的是我给他买的第二部电脑了，他不但可以自己打字，还能用电子邮箱发邮件了。

三伯父辞世后，我为了减轻老爸的孤独，回到了九江。我食宿在单位，虽然和老爸相隔十几公里，但比在外地好多了，我可以隔几天就去看他一次，陪他聊天。我仍然经常给他增添一些新鲜的生活元素，如带他到附近景点采风、走进农家乐等等。老爸的生活是孤独的，又是丰富多彩的，一天到晚与手机、电脑、电视、文字做伴，忙于阅读、思考和创作。他喜欢站在窗前默默地凝视着远方，也许是在追寻往事，或者是在构思一篇文章、一首诗词，叙述或吟咏他在新时代充实的精神生活。

南沙虎斑贝

□ 罗幸泉

我珍藏着一枚来自南沙的虎斑贝。每当看到她时，不由勾起我30多年前与献身南沙的忠魂朱建国烈士在一起的一段往事……

1988年元宵节刚过，根据部队首长的委派，我作为上级机关工作组的一员，奉命前往驻扎在东海前线的某海测船大队，总结推广他们“胸怀大洋战风斗浪，加强部队全面建设”的典型经验。这支被誉为“蓝色国土开路先锋”的战斗集体，先后出色完成了调查“跃进号”沉船、重测领海基线、东海大陆架、黄海大陆架、台湾海峡、宫古海峡等重大测量任务，总测深里程72万多公里，相当于绕地球17.6圈，共创下50多项“海测之最”。后来，被中央军委荣记集体一等功。

然而，令我们意料不到的是，欢庆春节的喜炮气味还未散尽，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展开，南沙方向就响起了隆隆的炮声……

1988年3月14日，我南海舰队某部舰艇编队在南沙执行正常巡逻任务，当行驶至南沙赤瓜礁海域时，突然遭遇越南海军舰船编队的无端挑衅，越军倚仗自己距海岸线近，附近随时有舰船支援和深谙我军决不打第一枪的惯有传统，竟恬不知耻宣称南海是越南的领土，并试图开炮袭击我舰艇编队。担任舰艇编队指挥员的陈伟文将军怒不可遏，一边下令紧急上报敌情，一边下令向敌编队包抄，一场被迫、有限而令人瞩目的正义之战由此打响，战斗结果是我编队丝毫未损，越方604运输船被我军击沉，605运输船和505登陆舰被我军击成重伤……

“3·14”海战的消息像海风一样，瞬间传遍了万里海疆，部队上下顿时群情振奋，人人摩拳擦掌，请战书犹如雪花一样飞向各级领导手里。我首站去的基层单位是东标263船，这是一艘具有光荣历史的战船，曾荣立集体二等功一次，集体三等功三次，是响当当的“海上铁鏘头”。在船的后甲板上，我看见一群官兵正围着一个帅气英俊的老兵在嬉闹，气氛十分热烈。教导员王康健告诉我，那个志愿兵叫朱建国，是船上的航标班长，回家结婚才当了10多天的新郎官，今早刚刚归队的。从王教导员口中得知，船上共有9人春节回乡休假，接到电报后，都在第一时间连夜返队。此时站在一旁的船长杨雪兵伸头喊了声：“朱建国，别顾着自个儿高兴，把我们给忘了，送几包喜糖过来，让我们也沾沾喜气！”

“好嘞！”不一会儿，舱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。

“提前归队，家属有想法和意见么？”望着朱建国刚毅的脸庞，我故意转移话题，开起了玩笑。

他脸一红，急忙答道：“不，她没有意见，她挺明事理的，看到电报内容后，她还急着催我早点归队哩！”

朱建国告诉我，船上的人已全部归队，今晚7点船上要举行一次请战誓师大会，他写了一份请战书，想请我这个机关“笔杆子”帮助润润色、把把关。

我接上他递上的请战书，轻轻念出声来。嘿，请战书虽然文字非常直白，但富有激情、豪情。我依稀记得，请战书后还附有几句诗：美丽南沙我的家，水兵战士都爱她，倘若有人来侵犯，粉身碎骨也不怕。“写得不错，写出了水兵战士的壮志豪情”，我赞叹道，轻而用征询的口气对他说：“就是最后一句似乎与前面浪漫主义的色彩不太吻合，改为甘洒热血在天涯，你看如何？”

“太好了！”朱建国一边说，一边满意地跑开了！

紧急的备战备航，终于等来了最终的结果。1988年3月底，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，东标263船将与相关舰船一起远赴南沙，参与永暑礁、华阳礁、东门礁、诸碧礁、赤瓜礁、南薰礁的建礁和守礁的光荣使命。

出发的那天，我与其他许多人一起到码头为263船送行。在激昂悲壮的气氛中，我发现船舷一侧的队伍中，朱建国对我热情挥了挥手，我马上把双手紧握举过头顶，高声回应道：“祝愿你们早日凯旋归来！”说实在的，通过几次接触，我打心眼里喜欢上了这个踏实肯干的小伙子了。

“谢谢上级领导的关怀！”

“少贫嘴，回来的时候，记得给我带点南沙的纪念品来！”我叮嘱道。

“忘不了！”轰鸣的轮机声中，留下朱建国一串清脆的回声。

然而，朱建国这一次却食言了。1988年4月17日，在南沙华阳礁施工时，这个每次冲锋在前的老兵为保护战友，不幸光荣牺牲。朱建国烈士的遗体被运回部队后，部队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，教导员王康健详细介绍了朱建国的生平和牺牲的有关情况。事后，他专门给我送来一枚色彩斑斓的虎斑贝，沉痛地说，我记得小朱临行时对你有这个承诺，今天我就代他完成了。

朱建国烈士牺牲之后，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。1989年5月，上海、浙江、福建所属海军部队在某军港联合举办了一次大型的“东海魂”读书征文演讲比赛的活动，在比赛现场，我以《面对南沙的诉说》为题，真情地追忆了朱建国烈士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和自己不尽的思念。或许是烈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所有评委和在场广大官兵，我这个乡音浓重的人竟意外获得了读书征文演讲二等奖……

捧着这枚特殊的南沙虎斑贝，回味着已经逝去的军旅岁月，我忽然觉得，朱建国烈士以及南沙守礁的官兵们就像虎斑贝一样，在这时放射出动人的光彩，让人永远无法在记忆中抹去……

本报地址：九江市南湖支路17号 邮编：332000 电话：总编室 8570222 发行中心 8550080 广告部 8557890 8567868 广告经营许可证：九市广登第1703号 零售价：1元 九江日报社印刷厂承印